

● 王文志 著

我的刑侦手记

My Notes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 雨夜魅影

● 生死一瞬间

● 『迪吧』里的枪声

● 谁推开了她家的门

● 『丽人岛』上丽人行

● 爆炸，即将在瞬间发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PHCPSU

我的刑侦手记

王文志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刑侦手记/王文志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 - 7 - 81139 - 153 - 4

I. 我… II. 王… III. 刑事侦查学 IV. D9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2719 号

我的刑侦手记

WODE XINGZHEN SHOUJI

王文志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26.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153 - 4/D · 137

定 价: 58.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历。我也曾有过终生难以忘怀的惊险与担忧。从警期间，每当发生了重、特大案件，我都要和战友们一起，用最快、最短的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我们一起参加现场勘查、调查访问，分析作案人的心理，判断作案人的职业特征、生活习惯，进行分析判断、逻辑推理，发现现场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仔细研究案情，部署侦查的方向范围，组织抓捕犯罪嫌疑人，面对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智慧和意志的较量。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认识到破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侦的老同志退休前曾郑重地告诉我：侦破大案、要案，有喜有忧、有苦有甜、有难有险，但它也像一层窗户纸，只要你选准突破口，这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但这需要你有透过窗户纸看清里面情况的本领。这个本领就要在工作中不断研究和探索，探索的来源就是生活实践。

刑警在人民警察队伍里只是其中的一个警种，这个警种却肩负着侦破各类刑事大案的神圣职责。在当今，命案必破是上级公安机关对刑警工作的目标要求，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劳动，同时还要具备敢于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回顾我侦破案件的经历不难看出，成功的经验来源于实践：有的是通过生活中的蛛丝马迹，发现线索穷追不舍；有的是通过案件现场分析作案人的心理、职业特征，从中找出破绽，并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有的如同大海捞针；更多的则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现犯罪证据……

有时一根毛发，一枚足迹，一点痕迹，都可能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现实生活中的好刑警虽然不一定是个性鲜明的人，但是现代刑警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体魄、聪明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和与犯罪分子斗智

斗勇的谋略，同时，还应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多层面客观、真实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翻开《我的刑侦手记》，勾起了我对刑侦工作经历的回忆。书中所述是我侦办案件之中的一小部分亲身经历，这些案件就发生在我身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所涉及的人，其姓名均为化名，假如某些情节与某人的生活经历恰有雷同之处，切勿对号入座！由于本人是第一次整理手记，难免有些瑕疵，敬请各位读者多提宝贵意见，批评指正！谢谢！

王文志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口新案在

肉音具更

器·世千代

目 录

Contents

1	大桥下的惨案
13	山脚下的幽灵
21	军地联手破大案
28	聪明反被聪明误
37	不平静的节日夜晚
46	艰辛的追捕
55	雨夜魅影
62	花季少女的神秘失踪
66	焚烧不掉的罪恶
77	“丽人岛”上丽人行
93	千里追踪
103	小姐之死
114	门口遭劫
121	网上约会
131	年三十的枪声
139	爆炸，即将在瞬间发生

155	恨从何处来
167	生死一瞬间
179	大雾下的火光
191	披着羊皮的狼
201	百草河畔的哀声
219	402 室的男孩儿
237	谁推开了她家的门
252	丧心病狂
272	阳光下的罪恶
289	零点行动
303	人性的观察
321	“7·13” 案件
346	不慎交友
359	老夫少妻
380	骑红色摩托车的人
396	“迪吧” 里的枪声
413	结束语

大桥下的惨案



京广铁路距古城站139公里处，案发现场就在这座铁路大桥下。

京广铁路从B市南北穿行而过，在铁路线上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桥梁涵洞，距始发站139公里处的大桥下面，有人发现一具女尸，于是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闻警而动的我们迅速出发赶往铁路大桥。两个年轻的刑警，背着一包臭气熏天的血衣，逐村逐乡逐县进行排查，寻找一位惨死妇女的尸源。这样的侦查方法也许有些笨，也许有些落后，但却行之有效——一件杀人案终于被他们排查出来。

原来母女二人同丧一只“豺狼”之口。这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却有着某种偶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没有偶然也就没有必然的结果，探究偶然与必然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呢？在这里我们提醒人们，“狼”在食人前，首先进行的是窥视，一旦发现机会，它就会乘虚而入。

1990年春节过后，一场大雪还没有融化，喧闹的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大街上，街上的商店还没有正常营业，可卖鞭炮、气球、玩具的小贩随处可见，叫卖声、欢笑声使整条街道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早上，大汲店村村民李洪洲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拿起羊鞭，赶着一群绵羊沿村边小河向南走来。前边不远处便是京广铁路的一座桥梁，大桥下没有雪，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这里没有路，平时很少有人从这里走过。今天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好像有人躺在桥洞下的地上。天这么冷，谁会这么早就躺到这里呢？他紧走几步，定神仔细观看，桥洞里确实有个人在地上躺着，那个人上穿花棉袄，下穿深色棉裤……他又加快了脚步，走近些一看，吓得几乎瘫坐在地上——一个面目全非的死人，头已经被打烂，头发长长的，好像是梳着两条长辫……他再也不敢看下去了，赶着头羊，沿原路返回村庄。

我早上起来洗漱完毕，正准备去机关食堂吃早饭，值夜班的同事还没有起床，忽然值班处长喊道：“快！准备出现场，在京广铁路桥一个涵洞下发现一具死尸，技术人员、警犬队和当地派出所民警已经到达现场，你们重案组的同志们赶快出发！”重案组一共6人，负责本市所有的凶杀、重大抢劫和野外拦路强奸案的侦破。

我们跟随带班局长一起来到现场。现场位于大桥涵洞下，从东数第三桥墩下面，中心现场位于由西向东数的第三个桥墩的北侧。死者女性，呈仰卧状，头西脚东，头颅被石块砸烂，鲜血流了一片，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分辨。死者留长发，梳着两条60厘米长的辫子，辫子已经被血泊粘在了身上，辫梢上扎着两个红色毛线绳。死者上身穿紫底红花的棉袄、下穿蓝色棉裤、腰间系一条红色线绳编织成的腰带，腰带被解开，胸部、小腹部、大腿部裸露着。从尸体姿势看，没有搏斗的痕迹。痕检工程师、法医开始对现场及死者进行勘验。在头颅一旁，有一块大约40×30厘米左右带血的石头。显然凶手就是用这块石头把死者头颅砸烂的。石头上有带血的手印，血手印显得特别粗大。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检验，推断死亡时间距现在约20个小时左右。死者的手、脚均未发现异常，由此推断、证明死者是在自然仰卧状态下被杀害的。很显然，死者被杀前曾经与人发生过性关系。

从中心现场向外延伸，痕检工程师发现了与中心现场相同的一行脚印，脚印底部花纹清晰可见。初步判断，这行足迹就是凶手留下的。在距尸体不远处又发现了一行自行车轮胎压痕印。足迹与轮胎印痕与现场痕迹相吻合。这辆自行车轮胎印痕是由南往北，沿涵洞小路来到中心现场的。而后，又沿原路返回。

现场勘查结束以后，我们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这里距北面的村庄约1.3

公里左右，村里的人们没有到这儿来的习惯。附近村庄也没有发现穿花棉袄的妇女失踪。向东距现场约 3.5 公里处也有一个村庄，但这个村庄里的人因隔着一一条南北河流而无法穿过到达这里。据村里人说也没有发现少人的现象。向南穿过东西铁路大桥约 2 公里处有一个村庄，但这里需要穿过一条铁路南端的公路才能到达，而村里也没有这种打扮的妇女。

中午时分，所有参加现场勘验和调查访问的同志都集中到市局大会议室，对这起案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痕检工程师说：“从今天勘验现场看，可以肯定这是第一作案现场，死者是在仰卧的状态下被凶手杀害的，虽然已无法辨认面孔，但从衣着打扮上看，像是个农村妇女。女尸无任何被拖拉的痕迹，尸体右前方发现了自行车压痕，这个痕迹十分可疑，应该与该案有关。关于自行车的型号还需进一步分析确定。发现的第二个疑点是一枚足迹。这枚足迹长 28.5 厘米，宽 12.5 厘米，从足迹分析认为是男性，身高 1.85 米以上。从足迹的现场活动范围来看，此人与该案有关，很可能就是凶手。此人在作案之前，与该女子有过性行为。现场还发现死者与该男子在发案前曾相对而坐的印痕，有一些食品包装纸，说明他们在这儿吃过东西。另外，现场还有弹落的烟灰、丢弃的烟蒂，我们也提取了相关的可疑物。”

法医师接着说：“从尸表看，女性有过妊娠史，年龄大概在 35 ~ 40 岁之间，农村妇女打扮，梳两条长辫，身高 1.58 米左右，脚穿家做棉鞋，没有穿内衣、内裤，比较脏，生前有过性接触，我们提取了阴道分泌物，有关问题再做进一步化验。死者是在仰卧时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用石块砸死的，头部、面部已被砸得粉碎，无法辨认面容。可如果找到尸源还是可以确认受害人的。相关检材我们将进一步作出检验和鉴定。”

调查访问的同志们汇报说：“我们分 8 个小组对周围的 4 个村庄和附近的有关单位进行了走访，均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情况。从查询资料分析，没有发现与受害人条件相符的失踪人员记录，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情况和案件线索。”

死者是谁？她为何被害？她怎样来到这里的？死者与凶手之间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大家展开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最后，局领导说：“本案是一起疑难案件，寻找尸源，以人找案是第一阶段主要工作。同时，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进一步拓宽线索。当前我们的工作分为两组进行，第一组寻找尸源，第二组在全市展开调查，发现与该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根据任务分工，我负责第一组工作，我和小赵执行寻找尸源的任务。我们把死者的血衣包好，开始踏上寻尸的征程。寻找尸源从哪里开始？哪里是第一站？在哪里才能找到死者的真实身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任务。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市区为中心，向市区周边扩展，一个县区一个县区地查下去。当时的装备条件很差，我们都是背着死者的血衣包袱等候长途汽车赶往各地。每到一地，首先取得当地公安局的支持，把失踪女性全部排查一遍，每发现与该案条件接近的情况，都要深入到实地直接与失踪人员家属座谈，详细了解情况，一一记录在案。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工作，对这一地区的22个县进行普查，看有无失踪妇女。3个多月的寻查，结果没有发现本案受害人的身份。

此时已经到了5月中旬，天气渐渐热了起来。这时接到局里通知，要求我们回去研究第二阶段的工作。我和小赵立刻返回，把血衣包裹放到办公室后参加会议，大家已经在会议室等候我们了。

我们一走进会议室，同事们都奇怪地问：“你们身上怎么这么臭啊？”

我说：“别提啦！我们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洗澡了，再加上我们肩上整天扛着包血衣，你们还能闻到好味道吗？”

大家哄堂大笑。

局长说：“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研究工作吧！小王，你把第一组这段时间的工作汇报一下。”

我说：“是。我们按照部署把全地区22个县都走遍了，共有走失、失踪妇女2832名，其中符合该案的319名。我们对319名走失、失踪妇女的家属逐一进行了走访，请他们辨认衣服及有关物品，都没有结果。”

“有没有漏查的情况？”局长问。

“从登记报案情况来看没有漏查，仅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报案登记。”我接着局长的提问说。

“那么，请第二组汇报。”

二组组长说：“我们在排查中发现与该案有关联的线索172条，经过核实有3条线索可疑。第一条线索是裤衩街3号院群众反映，曾见过和死者打扮相似的一名妇女在附近出现过；第二条线索是石油化工厂保卫科反映，两个月前曾见到过相似打扮的一名妇女和一个高个子男人在厂外墙根下鬼混，被巡逻人员发现后，他们两人沿保满公路向西走了；第三条线索是安新县一农民反映，曾在保新公路北侧一个机井房发现过一男一女，女的衣着打扮与我们要找的人有些相似。把这3条线索联系起来分析，在市区西、中、东部都出现过这名妇女，如果可以认定就是死者的话，应该在发案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名妇女一直在市区周围活动。为了进一步确定二者是否为同一人，我们还应从这3条线索入手，进一步寻找蛛丝马迹。”

各组汇报完以后，我们又对该案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讨论。有的同志说，要侦破此案主要是要吃透案情。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一起凶杀案，仔细分析

一下，如死者与凶手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不是早就认识？如果他们早就认识，说明是熟人作案。我们在排查的时候应该同时排查一男一女两个人。如果他们不认识，案情就相对复杂了。那么，我们就要分析是强奸杀人、抢劫杀人、还是报复杀人？凶手来自何方？死者又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散会后，带着这些疑问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我们在调查走访工作中有什么漏洞？会不会在确定的范围内工作没有做到位？想到这里，我和小赵商量：以市区为中心，向周边各县辐射，重新对这个区域进行排查，不遗漏一村、一街、一人。

为了把工作做深、做细，我设计了一个调查摸底表，把走失、失踪妇女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报案人的妇女，一类是被排查出来的没有报案的妇女，再从中筛选出符合该案条件的妇女，作为重点辨认对象。

次日早上，我和小赵展开了第二轮排查。我们采用到村里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进行排查。这样做可能慢了些，但我们绝不能为求进度而遗漏掉任何可疑线索。白天我们背着遗物逐村走访座谈，晚上回到县城小旅馆整理一天的工作记录，分析情况。就这样我们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展开调查。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麦收季节。农村麦收非常忙，即使外出的人也会在抢收抢种的时候赶回家，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工作进度，力争发现情况。我们每天早出晚归，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忙碌着、记录着、辨认着。

在一个村里，有位中年妇女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邻村有一家，去年秋收季节，他家13岁的姑娘在放学路上被人杀害，丈夫外出打工，媳妇也离家出走，很长时间家里没人，地也荒着没人种。”

我们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前往该村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村里人都知道这家的事，说自从他家孩子被害之后，他们夫妻已经快一年不在家住了。

“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我们认真地询问。

“不知道。”

“他家还有什么亲属吗？”

村民说：“有，你们到她婆家问一问吧。”

几经打听，我们找到这家的两位老人。可当提到儿子、儿媳以及被害孙女的情况时，老人什么情况也不肯跟我们讲。我们拿出血衣请两位老人辨认，他们仔细地看过后说从没见过儿媳穿过这样的衣服。

我们询问老人，儿子、儿媳去了哪里。

老人有点生气地说：“你们问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没别的事，就请你们走吧。”

我和小赵本来抱着很大希望，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但我们没有灰心，

决定再找村干部谈谈。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许多人家都在做晚饭，我们在村民的指引下，在麦地里找到了一位村干部。

这位村干部反映：“这家的男人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他们夫妻俩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去年秋天遇害，男人外出打工，儿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他家的媳妇也不见踪影。”

“他媳妇长什么样？平时穿什么衣服？”我有些着急地问。

“四十来岁，个头不高，一米五左右，梳两条辫子。平时穿什么衣服我可记不起来了，只知道她很爱打扮。”

我打开死者的衣物，请村干部辨认，村干部摇着头说：“没见过。怎么，她出事啦？”

“不，还说不准是不是。我们要详细调查后才能下结论。你能不能请些村里熟悉她的人也来辨认一下，看有没有人认得这些东西。”

围观的乡亲们都站在远处不敢走近，许多人都在摇头。经我们反复解释，一个壮年男子突然开口说：“我知道！头年我去城里，路上见到过她丈夫。我问他怎么也不回家了，他说自从孩子死后就没心思在家待了。媳妇也经常不回家，一个人带着个儿子很苦闷，所以就把孩子放到爷爷、奶奶那儿，自己外出打工，挣够吃喝就行。我问他在哪儿打工，他说在一个什么化工厂。”

“什么化工厂？”我追问道。

他说：“石油……”

“是不是石油化工厂？”我又问。

他想了一下说：“好像是。”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想起案情分析会上二组汇报的情况，我又追问了一句：“你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是什么时间？”

壮年男子回答说：“年前，我去买年货时见着的。”

今天的情况太重要了。告别众乡亲，我们赶紧去等车，回到市局已是深夜，局长办公室里的灯仍然亮着。见我们回来了，局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局长不愧是老刑侦专家，扫了我们一眼便开口道：“准是发现什么重要情况了吧？要不怎么深更半夜地跑回来呢？”

我把在村里发现的情况一一仔细汇报。局长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在笔记本上写着划着。

听完之后，局长肯定地说：“很好，你们很敏锐，对工作认真负责。今天太晚了，你们俩先休息一下，天亮之后我们一起到石油化工厂去寻找她丈夫。”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局长乘车赶到石油化工厂保卫科。

大约20分钟后，保卫科李科长从外面带进一个壮年男子。李科长向我们介绍说：“他就是望都县某村的刘跃进。”

随后我们把刘跃进接到局里，详细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他媳妇的生活习惯、身体特征、衣着，并做了记录。

他说——

我媳妇儿叫李凝香，今年38岁，她娘家离我们村不远，我们是上中学时认识的，因为我上学要路过她们村，经常一起走。以后我们就好上了，再后来就结了婚。婚后我慢慢发现她特别懒，不会做饭也不会做衣服，嘴还特别馋，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吵架。每次吵架之后她都回娘家，隔几天我再去接她回来。她总是这样，时间一长就不注意她了，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有一天晚上，我们吵完架她又跑了，过了几天我去接她，她娘家人说没见着她，我想肯定是她们合起伙儿来骗我，当时很生气地离开了。回到家后，等了几天也没见她回来，我和几个哥们商量着出去找。找了好几个车站候车大厅，最后在市里火车站候车大厅找到了她。我叫她跟我回家，她说什么也不走，我没办法只好由着她的性子，给她留下点钱，告诉她什么时候不生气了就回家，然后我就回去了。可后来半年也没见她的人影儿，孩子们也想妈，没办法我们又找她，找了很久才在县火车站找到了她。当时她已是破衣烂衫的，人也不成样子，我们就硬把她接回了家。回家以后我也不敢和她吵嘴了，整天哄着她，由着她的性子，她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次她出来也是因为吵嘴，她赌气一走就是好长时间。去年秋天，我家里出了事儿，我女儿被人杀了，后来我们把她找回来，那次她在家待的时间不短。到了冬天，有一天她又不见了，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没再找过她。老在家里待着我心里难受，朋友们劝我到外面去找个活儿干，后来我就到了化工厂当了临时工。

“你女儿是怎么死的？”

他有些感触地说——

别提我有多倒霉了，媳妇离家出走以后我总想把她找回来，上哪儿去找呢？很发愁。女儿非常心疼我，经常劝我，她还说她妈妈会回来的。我问她想不想她妈，她说也想。可她的同学们不这么说，说她妈妈太自私，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还有的同学说她妈老跟别的男人跑，不管家。她还问我，妈妈是不是同学们说的那种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村里有人告诉我说我媳妇回来了。我急忙回了家，进家一看，她真的是回来了。当时她坐在炕上一个人在发呆。等天快黑了，不见我女儿妮子放学回来，我

让她做点饭，自己就沿着小道儿往学校走。到了学校，看门的人说早放学了，他说看见妮子走得最晚。学校离我们家有两里多地，那工夫她早该到家了。我心里开始犯嘀咕，又到孩子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说没见着，并反问我怎么了，我说妮子还没回家不放心找找她。回到家我问凝香（我媳妇）见到妮子了吗，她说没有。这个时候我感觉不太好，天快黑了妮子还不回来，于是叫上我弟和大哥、大嫂一起出去找。村里的亲戚也出来帮助找。找了好大一会儿有人说找着了，出大事了，孩子死了。我赶紧跑过去一看，妮子已经没气了，书包在一边扔着……当时我就傻了，等醒了以后看见她爷爷、奶奶早哭得起不来炕了，妮子肯定是被人杀害的。把妮子的丧事办完以后，我一连躺了一个多月也起不来，心里烦透了，一天也不想在这个家里待。后来我好点了，有一天看见凝香正在找替换衣服，第二天她又走了。直到现在，我也再没见过她。

“你媳妇走的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他想了想说：“上身穿的是花棉袄，脖子上围一条红围巾……”

我们带他来到化验室，拿出受害人的遗物请他辨认。他说：“是这件，我认识这件棉袄，是我媳妇的！”

随后在法医的指导配合下，刘跃进详细辨认了无名尸，从多处明显印迹上，他认定这就是他妻子的尸体。

这具无名女尸的身份终于确定了，她就是李凝香。

死者已经找到了，凶手又是谁呢？她为什么被杀死在大桥下？这段时间她都和谁在一起？是怎么生活的呢？住在什么地方……

在案情分析会上，大家对受害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进行综合分析：李凝香自春节前离家出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这期间她和什么人在一起？从现场的可疑足迹分析，凶手是一名男性。他们是否认识，现在还无法确定，但基本可以认定这个人就是凶手。通过对凶手留在现场的足迹鉴定结果分析：凶手为男性，身高约1.87米，体重约100公斤。从足迹压痕分析可能在47~50岁左右，该人走路正常（无残疾）。对犯罪嫌疑人的职业进行分析，此人应该是体力劳动者，有吸烟史。

现有调查资料证明，这两个人经常活动在市区、满城、安新、望都等县、区之间，市区应作为重点排查区域。

拉网式排查工作全面展开。

一天上午，我们到太行监狱排查劳改释放人员中符合条件的已释放人员。经过查阅被释放人员的登记资料，我们发现一名符合作案人体貌特征的人。据监狱民警回忆：曾经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留场后一直担任采购。这个人的

长相、个头儿倒像我们要找的那个男人，可他在去年11月已离开了监狱。

在狱政科办公室，我们把此人的全部档案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此人叫关二蛋，男，49岁，衡水人，去年11月13日被释放。他犯罪前科很多，曾因抢劫被判刑9年，刑满释放后于同年又因入室偷盗、强奸罪被判刑15年，后释放留场。在留场期间，由于表现较好，让他担任了采购，由此经常有机会外出。

据和他一起接触的人反映：关二蛋身高1.88米左右，体重100多公斤，身体强壮，干活时不辞辛苦。去年10月，他经常说想回老家。但他从小就在监狱里生活，老家已没有亲人了。据说他有一个姐姐在市里住，由于多年没见过面，他连姐姐住哪儿都不知道。我们劝他不要回去了，开始他也不说回家干什么去，后来才说想回去成家过日子。他还说前些日子托人打听到了他姐姐家的地址，离火车站不远。

我们还了解到，关二蛋平时有抽烟的习惯。据留场人员说：“过了一阵子，他有一天突然说要走了，我们问他办好了离场手续了吗，还问他不是说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回去投奔谁？他说不管投靠谁，也得回家！有人问他老家还有什么人，他说有侄子，已经30年没见面了。还有叔伯亲戚什么的，不在人世間也不知道了。”

“有谁在他服刑期间看望过他？”

“在他离开监狱前不久，真的有一个妇女来看过他，说是他表姐。”

“多大年龄？”

“大约60岁左右，个子不高。”

经查阅探视登记册，知道这个人叫李秀珍，女，住本市北三胡同一号院。

我们立即带着这些情况回到了市里，直奔西关派出所，调阅户籍资料。查到李秀珍，女，现年60岁，住北三胡同一号院，是古城的老居民，在此居住45年，家有5个孩子，其中3个工人，2个商业员，老伴是某工厂书记。李秀珍前几年退休后曾当过街道干部，近两年因身体不好在家休息。

我们找到了李秀珍，她有病在身，满脸憔悴。

“大娘，我们是公安局的，今天来想找你了解点情况，你认识一个叫关二蛋的人吗？”

“认识，他是我表弟。”

“你好好想想，他带没带过一个女的到过你家？”

“哦，带过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样？”

“四十来岁，个儿不高，梳两条辫子，像农村的。女的不爱说话，我表弟说是他搞的对象，在我们家吃过几顿饭，还在小西屋里住过几次。”

“他们现在住哪儿？”

“不知道，自从头年的一天早上一块出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来过。”

“大娘，他们走的时候女的穿什么衣服？”

“好像是红花棉袄，下边穿的什么没注意。”

我们把带去的红花棉袄取出来请大娘辨认，大娘看了看说：“是！是这样的花袄。”

经过我们进一步调查后认定，关二蛋就是大桥下的杀人凶手。一支精干的6人抓捕小组向衡水方向出发了！

到达衡水后，抓捕小组先敲开了村主任的门，说明情况和来意之后，村主任说：“关二蛋年初回到村里，因为他出去几十年了，村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后来他拿出了释放证明，我们把他临时安置在第三生产小队队部住下了。”

“他回来都带什么人和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他带着行李，别的什么都没带。对，还有一辆自行车。”

抓捕小组决定立即行动。村主任带着我们几分钟就到了关二蛋住的小队部。

村主任敲响了房门。

“谁呀？”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

“是我。”村主任答复道。

“你是谁？”对方又问

“先开门，我是村主任。”

“有事吗？等我穿上衣服。”

过了好大一会儿门开了，屋里的人问：“这么晚了什么事呀？”

“走，进屋说吧。”俩人进了屋。

这是一个三开间的小屋，中间是外屋，东西各一间，关二蛋住在东间，迎门处停放着一辆半成新的自行车。

俩人落座后，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关二蛋面前。

“自行车是谁的？”

“是我的。”关二蛋答道。

经过仔细勘查，在自行车三通下面发现了大量的喷溅血迹……

天亮了，太阳从东方渐渐地升起，奔波了一夜的同志们越发精神，他们知道，还有审讯任务等待着他们。

审讯室里，关二蛋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不说一句话。

“起来！”在场的民警齐声吼道。

关二蛋吓了一跳，被这一声雷鸣般的吼声震清醒了，他的精神完全崩溃